

非遗焕新·青春季

幻化大千

刘畅

扇影开合间,脸谱瞬息更换;锣鼓铿锵处,五腔流转共生。川剧之美,尽在“幻化大千”的意境之中。

这幻化,表层是舞台艺术的东方写意——以变脸、吐火等绝技幻化人物心绪,以五腔共和的声韵幻化世情冷暖,在一桌二椅间幻化天地万象。这幻化,深层是川剧人的精神脚步——前辈以兼容并蓄幻化艺术格局,传人以守正创新幻化时代新生。

所有的坚守与励志,终在岁月里凝聚成川剧传承的大千世界。

三套戏服 半生艰辛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聚光灯下,来自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一级演员康勇一袭黑金戏服利落转身,20秒内12张脸谱次第变幻,当“熊猫花花”的萌态脸谱定格在脸上,全场掌声雷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让世界见识了川剧变脸的神奇。这身惊艳全场的行头背后,有着3套戏服的故事,蕴藏着他从乡野剧团走向世界舞台的半生艰辛。

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南充阆中县川剧团濒临解散,年少的康勇被推荐到巴中市渔溪镇女子(业余)川剧团担任演员。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川剧老艺人郭叙化老师在《飞云剑》剧中表演的变脸武生,红、黑、白、黄、蓝5张传统脸谱随着扇子开合隐现,瞬间点燃了他学习变脸绝技的渴望。

拜师之门,要用虔诚之心叩开。康勇靠着用简易煤油炉给师父熬鱼汤、用微薄零花钱给师父买烟酒等百般“孝敬”才换来学变一张脸的机会。离演出只剩3天,他跑到场镇找农村裁缝,狠下心剪下自己盖的被子,照着脸型剪出3块面料。

没有版样就贴着脸比着缝,不会开眼洞就反复求教师父,再自己调颜料勾勒脸谱纹样。可粗布被面质地松软,撑不起变脸的精巧机关,那场演出他最终只变出一张脸,草草谢幕。这套用被面缝就的脸谱,针脚粗糙却分量千钧,是少年叩开艺术大千世界的第一块砖,藏着民间从艺之路的酸楚与青涩执念。

第二套戏服,是50元的二手行头。20世纪90年代,考上四川省川剧学校表演专业后,康勇终于接触到系统的川剧表演学习,可传统的川剧戏服素来造价不菲:一身规范的武生行头要用上好绸缎打底,手工盘金绣制纹样,普通学徒根本无力置办。

为了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康勇利用课余时间跑遍大小戏院,通过票友坐唱的形式唱戏赶场,省吃俭用攒下100多元,兴冲冲跑到服装厂,却被告知一套正装戏服至少要500元。最后,老厂长找出一套旧戏服,一直改到他穿上合身,只收了50元。

这身50元的二手行头,陪着他把变脸技艺从3张脸谱练到5张,从四川的演出剧场走到上海的商演舞台,陪伴他一步步走出乡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999年的上海,他每晚9点登台,靠着扎实的变脸功底站稳脚跟,最高月薪能拿5000元。也是在那里,他接到了定制品牌脸谱的商演邀约,让变脸艺术第一次与商业场景碰撞出火花。

第三套戏服,是他亲手绣成的黑金行头。技艺渐长的康勇随后拜师川剧大师彭登怀先生,师父那身黑套金的变脸戏服成了他的向往——传统川剧武生行头以玄黑缎面为底,盘金绣出云纹镶边,庄重利落之余,还要在隐秘处预留变脸机关的位置,剪裁分毫不能差。

定制一套需几千元,买不起,就自己做。他找了出租屋附近做旗袍的师傅,用报纸比对着身材剪了3套纸样,求师傅做出素色衣身。7天后衣坯到手,剩下的装饰全靠自己。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从头学起刺绣,针尖不知戳破手指多少次,一点点把金线钉上黑缎,拼出镶边、绣好纹样。针脚里全是笨功夫,也倾注了他对变脸技艺的全部热忱。当黑金戏服最终上身,他终于拥有了能承载整套幻化技艺的专业行头。

从“被面脸谱”到“二手戏服”,再到亲手绣制的黑金戏服,3套戏服串起了康勇几十年的从艺路。如今站在世界舞台上,戏服越发精致,技艺越发纯熟,幻化的脸谱越发灵动,可当年剪被面的那份韧劲始终没变。川剧艺术的传承,从来不在华丽的行头里,而在一代代演员一针一线、一步一练的坚守之中。

戏凝巴蜀 腔纳百川

聊变脸就不能只聊戏服,聊川剧就不能只聊变脸。

百年悦来茶园的锣鼓声,穿过成都华兴正街的市井烟火,从清末民初的岁月里悠悠传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一级导演熊剑是这里的义务讲解员,每每站在这个被誉为“川剧窝子”的老戏园中,他总忍不住回望川剧从散落声腔走向五腔共和的百年来路。

川剧的成型,始终与移民文化相融相生。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南北各地的戏曲声腔沿金牛道、褒斜道等蜀道入蜀,在四川盆地的人文土壤中落地生根,又在四川方言的浸润下逐步改造韵辙、调腔,完成了最初的本土化。1912年,十大戏班艺人联合组建三庆会剧社,将此前并存的五种声腔统一于同一舞台,“五腔共和”正式定名,川剧的艺术形态由此确立。南北声腔在巴蜀大地交融共生,这份包容的背后,是四川盆地文化孕育出的底色。

在熊剑的记忆里,悦来茶园不仅是演出剧场,更是一代代川剧人的“精神圣地”。学戏时,他常跑到茶园看戏,看着台上名家的表演,登台梦想便在心底生根。毕业后第一次登上悦来茶园的舞台,演的是折子戏《肖方杀庙》,缺乏经验的他满心紧张,表演难免生涩,可台下观众依旧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就打定主意,要练出一身真本事,对得起观众的这份认可。”时隔30余年,这份初心依旧滚烫。

“巴蜀变脸王”龙怡策曾说:“戏曲艺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心血的浇灌。”回看川剧的变迁史,前辈艺人没有固守门户之见,反而以一套锣鼓统摄五腔,用本土文化改造外来艺术,既保留了南北戏曲的艺术精髓,又注入了巴蜀的精神气质,最终让川剧一跃成为西南地区影响最广泛的地方剧种。

这种文化品格,深深浸润在川剧的每一部作品里。家喻户晓的《白蛇传》经川剧改编后便有了鲜明的巴蜀印记。方言对白里藏着市井诙谐,水袖翻飞间写尽东方意蕴,变脸吐火的绝活让人物情绪具象可感,就连小青“男身女相”的独特设定,也让角色更添刚柔并济的魅力。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院长蒋明睿总结,川剧讲的是“人神鬼怪的趣谈事”,这份亦庄亦谐、大俗大雅的气质,正是川人乐观豁达性格的生动注脚。

从唐代“蜀戏冠天下”的盛名,到近代五

腔共和的定型,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正让这份幻化大千的古老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成为一代代川剧人接续作答的时代命题。

以守为根 拓出新局

当古老的戏剧走到新时代的路口,如何跳出故纸堆、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当代川剧人必须作答的考题。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正在为这门古老艺术幻化出更广阔的传承天地。

谈及川剧发展曾面临的困境,蒋明睿毫不讳言,20世纪80年代院团改革后,大量基层院团关停,不仅流失了最接地气的基层观众,也断掉了演员成长的阶梯。“过去,基层剧团的演员一步步成长为省、市院团的中坚力量,基层是人才的蓄水池,没有了基层阵地,演员和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多从业者认为,比技艺流失更值得警惕的,是传承生态的弱化。蒋明睿认为,对前辈精神内核的传承是对川剧最有力的继承。

法治护航与体系化培养,为川剧人才梯队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也为川剧筑牢了传承根基。2024年《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施行,“院校培养+院团实训+社会传承”的人才体系逐步成型。

2024年5月,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委托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对外招收40名学生,这是该院时隔多年再次对外招生。

青年川剧演员王耀超10岁起便进入绵阳市川剧团学习戏剧表演,他的师父是川剧名家蓝光临老先生。“13岁的我非常崇拜蓝先生,四处搜集他的录音磁带,每每看完他的演出,回到剧院便在脑中反复推演,逐帧琢磨表演细节。”王耀超记住了师父对川剧表演的执着与坚守——只有守住川剧的根,才能谈发展与创造。这份对艺术的敬畏,顺着师徒相传的脉络在青年一代身上延续,让川剧有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康勇说,进入新时代,以变脸为代表的川剧技艺传承正逐渐打破传统行规,以更包容的姿态面向大众,但传承依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很多年前我到境外演出,曾有人愿意出30万元学费跟我学变脸,我拒绝了。川剧教学不应当成为敛财的手段,而应当吸纳更多真正热爱川剧、遵从师德、尊重传统的人进入这个行业。”从老一辈的坚守到青年一代的传承,川剧始终守着文化根脉,不因名利折腰,不因流量失色。

如今,国内首家川剧博物馆——成都川剧艺术博物馆里,研学的学生、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正筹备原创大戏《五腔共和》,以百年前三庆会的故事致敬先辈,以戏曲形式诠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守正不是守旧,创新不离根基,从茶园戏楼的百年传唱,到新时代舞台的青春绽放,川剧正以崭新姿态融入当代生活,让“幻化大千”的艺术魅力延续巴蜀文脉,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续写时代新篇。



陶然

来稿邮箱:fukan@jrbns.cn

在距离新疆喀什市30公里的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标准化大棚连片铺展。日光温室里,米日古丽·吐尔荪蹲在垄边,忙着给彩椒整枝打杈。“这个季节是彩椒丰收的关键期,马虎不得。”在合作社干了不到半年的米日古丽·吐尔荪,起初连“疏果”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如今已经能熟练掌握田间管理技术。“技术员手把手教,工资按天结算。以前在家闲着,现在有活干还能学技术,明年说不定能承包个大棚自己种呢!”

米日古丽·吐尔荪的这份底气,来自合作社负责人奥丽屯古力·麦麦提吐尔逊。27岁的奥丽屯古力·麦麦提吐尔逊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敢闯”。2024年底,她带着30个农户在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承租了60多座日光温室,撒下第一批螺丝椒种子。可喀什的冬天来得太猛,播种晚了,椒苗没长起来,几乎血本无归。“可我不服气。”她找到园区里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专家给她指了条路——改种彩椒。

彩椒种子由中国农科院培育,产量稳定、挂果多。更重要的是,市场就在“家门口”。喀什有着“五口通八国”的地缘优势,周边的中亚国家彩椒产量低、价格高,常年依赖进口。去年,产业园和哈萨克斯坦签下了1000吨出口订单。“你只管种,市场我们帮忙打通。”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的一席话,让奥丽屯古力·麦麦提吐尔逊安心了。

如今,她的大棚科技味儿十足。手机APP上,温度、湿度、水肥配比等数据一目了然。2023年以来,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腾讯共同投入1400万元,完成60余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去年加装水肥一体机后,温室水肥和劳动力成本降低10%以上。“我们还帮助农户种植西红柿、甜瓜、无花果等。”刘金盛说,科创中心帮助更多“新农人”掌握种植技巧,打造了草莓、葡萄采摘示范园与无花果种植基地,并成功引进多家加工企业。目前,1100余座日光温室与1900多座拱棚批量产出优质果蔬,园区也形成“生产+加工+科技+品牌”一体化发展格局。

“今年彩椒长势不错,预计每个棚能收5吨到6吨,今年年底,改种彩椒的盈利就能补上之前种植螺丝椒的亏损。”奥丽屯古力·麦麦提吐尔逊对未来信心满满。红的、黄的彩椒在绿叶掩映下越发鲜艳,像一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满棚都是丰收气息。

耿丹丹

速写

那片“海”又回来了

余健

“小时候的那片‘海’又回来了!”曹建山望着眼前的万顷碧波,满是感慨。他和弟弟曹海山从小在乌梁素海长大,过去靠打鱼为生。如今哥俩放下渔网干起旅游,开游船、接游客,收入是过去的好几倍。

可把时间往回拨10多年,这片“海”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柳湖”,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是黄河改道和河套水利开发形成的河套湖,水域面积约293平方公里,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洪防汛等关键功能,被称为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

然而,这颗“塞外明珠”曾蒙尘多年。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高占飞介绍,补水主要来自河套平原农田灌溉退水,每年约4亿立方米。水中残留着农

药、化肥及地膜,加之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排,大量污染物汇入湖中。“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污染最严重的时期。”

生态的恶化刻在当地人记忆里。在乌梁素海边长大的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亲眼见证了盛衰变迁:童年时水清鱼肥,百鸟云集;污染最重时鱼虾消亡,候鸟迁徙,老远就能闻到腥臭味。

湖怎么治?起初的思路是“就湖治湖”,效果不理想。后来巴彦淖尔转变思路,点源、面源、内源齐发力,湖里、岸上、流域统筹治理。

在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滴灌带像毛细血管一样铺设在田垄间,精准控制水肥。园区亩均用水量较传统方式节约19%至37.5%,辣椒和玉米化肥使用量减少20%以上。源头减量,湖体减负。

当地还引进企业,以湖区芦苇为原料加工无醛板材。“芦苇如果不利用,腐烂反而污染水体。现在既解决了水质问题,又增加了农收收入。”高占飞说。

一方面从严管控污染源,常态化清淤;另一方面持续开展生态补水、鱼苗增殖、芦苇资源化利用。“十四五”期间,累计生态补水23.29亿立方米,增殖放流鱼苗近200万斤,以鱼净水、以水养草、草鱼共生,重塑良性生态链条。

治理的成效,水里的鱼和天上的鸟最先知道。经过10多年治理,入湖污染物逐年下降,水质稳定在整体Ⅴ类、局部Ⅳ类,湖心断面达Ⅳ类水目标。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重现湖中。“目前每年来湖区栖息的鸟类记录在册的有265种,鱼类29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疣鼻天鹅增至400多只。赤麻鸭从前是‘候鸟’,现

也在这里安家,冬天有几万只湖区与温泉间往返。”高占飞语气里透着欣慰。

水清了,鸟多了,人气也旺了。曹建山兄弟正是这场变化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从前在水里讨生活,如今在水上做文章,日子有了新奔头。乌兰布和沙海湖旅游区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60岁的村民张双贵在此务工,年收入近3万元。

巴彦淖尔将坚持全流域、全要素系统治理,从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三方面持续做好保护工作,让“塞外明珠”越来越亮。

夕阳西下,芦苇荡镀上金黄。刘文斌望着湖面,或许又想起了那首《鸿雁》。歌声里飞走的鸿雁,如今回来了。而这片“海”,也变回了他小时候的模样。